

张建安  
著

文化人的『死』与『生』



# 文化人的“死”与“生”

张建安 著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人的“死”与“生” / 张建安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ISBN 978 - 7 - 100 - 10152 - 3

I . ①文… II . ①张… III . ①文化—名人—人物研究—中国 IV .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373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文化人的“死”与“生”

张建安 著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0152 - 3

---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0 1/4

定价:45.00 元

# 自序

在我的想法中，本书既是独立的，但也算得上《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的延续。“最后时光”之后就是“死亡”，而我要阐述的是，作为文化的载体，文化人其实可以“死而复生”。

生与死，向来分为两种：一种是肉体的生与死，一种是精神的生与死。本书显然侧重于后者。一方面，作为个体的文化人从文化中获取精神力量，从而完成学问的储备、人格的锻造，进而服务于社会，并将对以后的社会造成影响；另一方面，作为集体（可以为小集体，也可以是国家乃至整个人类）中的文化人，又存在着承前启后的责任，在知识的传播中，在精神的感召下，在师友间的互相影响中，文化得以永远延续下去……

本书依然采取典型事例的讲述，通过回顾一些文化人的往事，为读者提供借鉴与思考：真正的文化人应该怎样面对文化，面对困难，面对生死。

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部分，讲述十几位文化人的个体言行，这些人有的在大陆，有的在台湾，所处的环境不同，经历也迥然不同，但精神其实是相通的。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根，就是悠久的中国文化！还写了一个外国记者，也与中国有关，

便收了进来。下卷部分，讲述一些亲朋师友间的交往，以及同道中人对于文化的承继与传播。这部分内容也许更能体现“死”与“生”的关系与内涵。

清华校长梅贻琦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说：“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停。”社会学家费孝通总结人生经验时说：“人可以通过社会而不死。”国学家钱穆晚年做一对联：“尘事无常，性命终得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这些话，也正是本书所要阐述的核心思想。

“自强不息”，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激励我们要努力提高自己。但我想，“生生不息”也许更为深刻，符合宇宙规律，又切合人的生命规律。也许我们有时会虚弱或软弱，但我们总要生发出精神和力量，推动着自己和社会向前发展；也许我们的生命终归是脆弱的，是要死亡的，但我们总要将我们的精神延续并发扬下去，如此，我们与宇宙精神相合，自由而幸福！

张建安于通州晴暖阁

2013年4月17日

## 上 卷

### 003 梅贻琦的“大学之道”

在民国，梅贻琦是可以与蔡元培齐名的大学校长。他不仅被称为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带领清华在短时期内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学；而且他领导着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无数的奇迹。梅贻琦因此受到清华、西南联大师生们的衷心拥戴；他的高贵品德影响着周围的人，被誉为圣贤；他的光辉事迹亦广为传播，受到世人的推崇。

### 031 汤用彤：钝儒之典型，学问之大家

季羡林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史上，每一个时代都诞生少数几位大师。是这几位大师标志出学术发展的新水平；是这几位大师代表着学术前进的方向；是这几位大师照亮学术前进的道路……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了解汤用彤，可以成为了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途径，可以从中了解到国学大师的治学之道。

### 047 成舍我：“我要说话”

记得2003年，当我从成舍我的女儿成幼殊老人手中接过《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翻看前面的照片时，这四个字突然间颤颤抖抖却非常有力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让我心头一振，仿佛见到了成舍我的魂魄。此后，一想到成舍我，就总能想到这四个字。在成舍我的眼中，“我要说话”，不就是“新闻自由”吗！

069 张友鸾在艰难岁月中

1959年，张友鸾摘去了右派帽子，但处境似乎仍然不佳，性格则仍然磊落。他的女儿张钰回忆：“记得反右以后，聂伯伯（指聂绀弩，反右运动中是古典部‘独立王国’中的骨干，曾被打倒为‘反革命分子’。）有时来看父亲，宿舍里的一些人对他侧目而视，他却旁若无人，昂首直入。父亲见他来了，马上置酒添菜，掩上房门。斗室之中，他们似乎忘记了外面的世界，依旧浅斟低酌，谈诗论文。”张友鸾的胸襟是非常开阔的。后来，聂绀弩赠张友鸾诗句：“包袱三千种，心胸五百年。”

085 梁漱溟的底气与胆识

我一直在思考着，为什么梁漱溟在那样的形势下仍能有那样的血性？他的底气和胆识来源于哪儿？茫茫人海，为什么在无数人或狂乱或盲目或迷茫或屈服的时候，梁漱溟却能以其浩然之气独立于众山之巅，令人仰望？他的人格魅力究竟从何而来？

123 费孝通：“人可以通过社会而不死”

我不由地想起费孝通生前说过这样的话：“那么我能为下一代做些什么呢？我可以让他们知道，在我这一代，我们的自我认识、自觉性达到了什么水平。我将通过我的头脑留下一些东西给后来的人们。那就

是文化。文化是寄寓在个人的头脑里的。个人的头脑会死亡，但是通过社会，个人头脑里的东西会积累起来，成为公共的财富。每一个人必须有助于文化的绵续和增积。因此人可以通过社会而不死的。”  
诚哉斯言！

129 马寅初自焚《农书》经过

粉碎“四人帮”后，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激动地说：“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145 曹禺的早年与晚年

到了晚年，经历过“文革”灾难的曹禺，虽然重新受到世人的推崇，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都非常高，但他的内心却非常痛苦。

一个作家，如果写不出好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家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尤其对于曹禺这样一个特别敏感的作家。

153 潘天寿遗言：“担心的是国家和年轻人”

潘天寿和杜甫的遭遇何其相似，都是在年老无力时，被无知“群童”欺辱，可是在这样的厄境中，他想着更多人的幸福，想着国家，想着年轻人。

他为国家和国家的未来担忧呀！

157 孙冶方遗言：“我平生没有个人的怨仇”

如果孙冶方活到现在，他对一些政治运动的看法应该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我相信，他的原则不会变化：对于以前的政治运动，可以忘记的是个人的恩怨，

这样整个社会才可以往前走。而对运动中颠倒了的理论是非，则应该完全纠正过来。

我再加上一句：忘记个人恩怨，不等于忘记这些历史；因为只有记住并总结历史教训，才可以避免悲剧的重演。

161 李可染：“所要者魂”

李可染对中国画充满了信心。1989年刻“东方既白”，题跋曰：“有人谓中国文艺传统已至穷途末路，而我却预见东方文艺复兴曙光”，表达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深刻理解和无比信心。他说：“中国人画画到一定境界之时，思想飞翔，达到了精神上的自由状态，传统已经看遍了，山水也都看遍了，画画的时候什么都不用看，白纸对青天，胸中丘壑，笔底烟霞。”

181 吴冠中留在记忆中

吴冠中逝世于2010年夏天。也巧，我当时正在云南香格里拉旅游，在一家老字号里，同行的师友们正在挑选精美的礼品，我却突然间在旧沙发上看到一张报纸，上面赫然刊登了吴冠中先生去世的消息，心中不禁怅然，很久没有说话。我望着湛蓝湛蓝的天空，默默地祝吴先生一路走好……

189 范用的“走”与“未走”

2011年，纪念范用先生的图书《书痴范用》、《书魂永在——范用纪念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出版，这是人们对他的怀念，相信以后还会有许多爱书的人会怀念范用，会想起他大力提倡的“读书无禁区”，会继续在他编辑过的好书中汲取丰富的精神力量。这样，范用先生似乎并没

有走，依然在世间保留着他温暖的脚印。

195 白修德：报道河南大灾荒的美国记者

河南的人间惨剧令白修德的神经大受刺激。他看到死亡中挣扎的人们，饥饿的村民想要把他从马上赶下来，以便可以吃他的马。他听到人吃人的故事，听到村民勒死孩子然后吃掉的故事。他了解到当地政府对河南的旱灾不仅不能提供帮助，反而还想着法子从不存在的农民那里征税……遍地的饿殍仿佛在向他述说，促使他写出了《人吃人的河南灾荒》。

下 卷

211 顾颉刚·钱穆·钱伟长

顾颉刚人品极好，不遗余力地推荐重用人才，钱穆就是因顾颉刚的推荐，成为大学老师，进而更上层楼，成为国学大师。多年后，顾颉刚又热心帮助钱穆的侄子钱伟长“弃文学理”，于是又出现了一位科学家、教育家。钱穆、钱伟长之所以成为举世瞩目的大家，主要由于他们自身的努力，但如果没有人像顾颉刚这样的伯乐，不知道钱穆、钱伟长会有怎样的人生轨迹？

219 钱穆与李埏、严耕望、余英时

余英时亲眼目睹了钱穆在最艰苦环境下的办学经历，所以不仅在治学上多所收益，而且在做事为人上受到更多的教育。一年暑假，患了严重胃溃疡的钱穆，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余英时问老师有什么事可以让他做，才知道此时的钱穆，内心渴望读《王阳明文集》。最令余英时敬佩的是，

钱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无形地拥有自己的尊严。这份尊严，是内在修养形成的。李埏、严耕望无不深受钱穆学识与修养的熏陶，进而成为学界名师。

### 251 熊庆来·华罗庚·陈景润

当华罗庚在1954年认识陈景润时，陈景润的处境非常糟糕。这位数学天才性格内向，在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当老师，却因学生听不懂他讲的课而被退回到原校，在厦大图书馆工作。华罗庚偶然了解到陈景润的情况以及陈正在研究的数学课题，觉得陈景润是个可造之才，便像当年熊庆来破格提拔他一样，破格将陈景润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又一位数学大师由此崭露头角。

### 261 陈垣对启功的破格聘用

1935年，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师启功被解聘。理由是：“中学还未毕业就教中学，不够资格。”启功很是灰心，觉得自己的教学能力比别的老师还要好，而且尽心尽力地工作，教出来的学生也非常优秀，为什么就因为没有一张纸而被挡在学校外面。他却不知道，好运正等着他。国学大师陈垣，时任辅仁大学校长，他知道启功的遭遇后，对启功说：“当不成中学老师，就来大学当老师吧。”

### 267 从蔡尚思说到张舜徽

资格和学问，官位和道德，孰轻孰重，大家应该有个基本的判断。这反应着国民素质的高低。还有，学历和学力，到底哪个是根本，哪个是枝叶？也应该有最常识的判断吧。但现实生活中，往往就是本末颠倒。

另有一点，自学成才就不是才吗？当然是！诚

如蔡尚思所讲：“求学成才和自学成才则是都应该提倡的。”

275 从季羡林说到马识途

“文革”结束后，马识途决心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写成书，他“希望从这些鲜为人知的事实中，引发善良的人们进行冷静的思考，从这里得出必要的结论，引为将来的鉴诫”。这本书就是《沧桑十年》。出版之前，80多岁的马识途曾专程向季羡林请教，他们谈起了“文革”，畅所欲言，相见恨晚。当马识途拿出书稿时，季羡林更是非常高兴，马上答应给这本书写序，而且害怕这本书无法出版，特地出钱到街上复印了一份自存。

303 从沈从文到莫言

在获悉沈从文、莫言乃至梁漱溟、钱穆、华罗庚、陈景润、启功、金克木等等自学成才者之后，我也不妨再强调一个问题：就是选用人才问题。

选用人才时究竟应该以能力为根本，还是应该以学历为根本？我的回答是：当然应该以能力为根本，学历只是体现能力的重要参考，“唯学历”则完全本末倒置。这应该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吧。

# 上 卷

上卷部分，讲述十几位文化人的个体言行，这些人有的在大陆，有的在台湾，所处的环境不同，经历也迥然不同，但精神其实是相通的。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根，就是悠久的中国文化！还写了一个外国记者，也与中国有关，便收了进来。



梅贻琦（1889—1962）

## 梅贻琦的“大学之道”

在民国，梅贻琦是可以与蔡元培齐名的大学校长。他不仅被称为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带领清华在短时期内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学；而且他领导着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无数的奇迹。梅贻琦因此受到清华、西南联大师生们的衷心拥戴；他的高贵品德影响着周围的人，被誉为圣贤；他的光辉事迹亦广为传播，受到世人的推崇。

## “大学之道”的核心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中国古代教材《大学》中的名句，没想到被留过洋的大学校长梅贻琦活学活用，并与西方民主制度、先进理念相结合，培养造就了中国第一流的人才。

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说：“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这种古今中西可以相通的精神，就是“大学精神”，可提炼为“明明德”与“新民”两个方面。“明明德”是指个体人格的修养，可称之为“修己”，“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这里面既包括知识的学习，更包括道德的修养、整体素质的提高。“新民”则是个体对家庭、社会、国家、人类要做的贡献，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这就涵盖了办大学以及上大学的目的所在。办大学主要是为了研究学术、培养造就人才，上大学则是为了成就自我，以后能更好地生活，服务于社会。这也许就是梅贻琦“大学之道”的核心，而更重要的是，他将这种理念深入而广泛地贯彻于实践当中。

在民国，梅贻琦是可以与蔡元培齐名的大学校长。他不仅被称为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带领清华在短时期内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学；而且他领导着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无数的奇迹，

成为空前绝后的大学。梅贻琦因此受到清华、西南联大师生们的衷心拥戴；他的高贵品德影响着周围的人，被誉为圣贤；他的光辉事迹亦广为传播，受到世人的推崇。

可是，由于梅贻琦在1949年离开祖国大陆，鉴于一些政治原因，他的名字似乎被蒸发了，以至于新时期的青少年很少有人知道他。然而就像所有曾经发散伟大光芒的历史人物一样，梅贻琦终究不会永远被埋没，因为他的精神不死，业绩永存！

梅贻琦的品德修养、思想教育一旦被重新发现，我们就会感觉到，直到现在，梅贻琦依然毫不过时，他的风范仍足以成为我们的楷模，他的办学经验仍足以给我们无尽的启发。如此，我们感觉他死而复生，活泼泼地成为我们的师长。正如梅贻琦1962年逝世后的第二天，顾毓琇就写了《没有死亡——献给梅校长月涵师》：

没有死亡：水仙花这样地宣称；

蝴蝶兰在窗前舞跃着也这样声明。

燕子飞来发誓，黄鹂鸟好作见证。

五月的一切灿烂光景谁不知情？

没有死亡：亲朋抑郁的心啊，相信吧！

天地和太阳同在金声中合唱悠扬。

生命由爱育而永生，你们能疑虑吗？

把忧愁抛在炎夏的火里，不要悲伤！

没有死亡：青青草原的云雀重复地唱。

清华园荷花池畔的钟声赞赏响应！